

# 再谈二四谱应是弓弦乐器谱

陈天国

我在《对二四谱的几点意见》（《中国音乐》1984年3期）一文中，提出过“二四谱及由之而产生的各种调性，与其说是来自古琴或古筝，不如说它来自潮州丝弦乐，证据似更充分些”的观点。文中举了六点理由，言犹犹未尽，现再进一步加以补充。

一、历来的二四谱，都是丝弦乐合奏的基本谱，未见有标明“箏谱”、“箏诗”、“箏软套”或“箏硬套”等字样的，而所有标明这些字样的古筝专用谱，都是用工尺谱记写的。

二、所见的二四谱乐曲，如果照谱在古筝上弹奏，很多句逗都不符合潮州箏的指法特点，没有潮州箏的味道。从来没有过潮州箏家按照二四谱在箏上来弹奏，包括认为二四谱来自古筝的箏家在内。而所有这些二四谱曲却在潮州二弦上完全可以如谱演奏。

三、按照一般乐器传播的常规，应该是乐器、曲谱和演奏法一起流传。箏乃秦地之产物，而二四谱用潮州方言唱念，分明是潮州之土产，没有道理秦地之箏传来潮州，只传来一个箏体，没有曲谱和演奏法，而由聪明的潮州人根据这个箏体来创制出二四谱来。古琴之传来潮州，有古琴之减笔指法谱，潮州古筝都有专用的工尺谱，就是现代青年学习吉它，也有吉它专用谱，这些都是见证。

四、任何乐器的乐谱，都是为了表明乐器的演奏法和乐曲的音响效果的。器上有一个音位和音响，谱上必有一个明确的符号来表明它，这是创制乐器谱的必然法则。用“二三四五六七八”七个数字，是无法明确

表明箏的十三根弦及其音响的。有一个说法，认为：

箏的弦序：一  
二  
三  
四  
五  
六  
七  
八  
九  
十  
十  
十  
十一  
十二  
十三

二四谱符号：

(不用)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 
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

按这样十三弦箏正好分成两套由二至八的音阶，其中“七八”是“二三”的高八度。

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合乎实际的。其一、潮州箏没有第一弦不用的习惯；其二、这样分成二组音阶，则二四谱上任何一个数字都要代表两根弦，那么，“二”究竟是第二弦，还是第七弦？“七”是第七弦，还是第十二弦呢？都不明确。这样，潮州古筝上最常用的八度应音，如“合六”、“四五”、“上什”、“尺仄”、“工仝”、“六佻”、“五伍”、“仕仕”等都根本无法表明。这也正是从来未见过用二四谱记写古筝专用谱的原因；其三、如果照这样分成二组音阶，其中“七八”为“二三”的高八度，那么，潮州丝弦乐各调性之中，有“轻三”“重三”，必然也应有“轻八”、“重八”。但潮州从未听过有之说。所有二四谱中之“八”音，不管在“重三六调”，还是以“重三六”为基础的“活五调”，都作la音而不作Si音。如《寒鸦戏水》（重三六调）

|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×     | ×   | ×   | ×     | ..... |
| 八八八   | 七八  | 七六  | 五五六   | 五五    |
| 6 6 6 | 5 6 | 5 4 | 2 2 4 | 2 2   |

《柳青娘》(活五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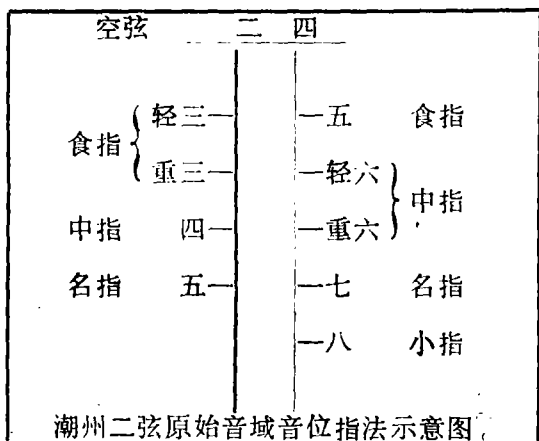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|       |     |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---|
| ×     | l     | ×   | < |
| 五七六   | 八八    | 七   | 六 |
| 2 5 4 | 0 6 6 | 5 — | 4 |

由此看来，二四谱为箏谱之说根据是很不足的。

而二四谱作为弓弦乐器谱，这里还可补充以下几点理由：

一、在潮州丝弦乐、潮州锣鼓乐、潮州寺堂乐、潮州细乐、潮阳笛套乐各种潮州音乐形式之中，只有潮州丝弦乐存在二四谱及由之而产生的各种调性的应用。潮州丝弦乐的领奏乐器是“二弦”，其前身是唐宋时期的奚琴（参见敝文《现代二弦与唐宋奚琴》《民族民间音乐》1986年4期）。

潮州二弦现在演奏一些古曲，尤其是活五调时，所用的就是从“二”至“八”的这个音域。（参见附图）。



从上图可以看到，二四谱的“二三四五六七八”，加上“三六”两音分“轻重”，正好使二弦原始的音域，各个音位，各有名称，符合乐器创谱之法。所以现存二四谱乐曲，在二弦上完全可以如谱演奏。

二、潮州之有弓弦乐器，至迟都在明代。据基于英国和日本的潮州刊印《荔镜记》戏文，此本乃明嘉靖丙寅年（1566）重刊的，其中载有：“琴弦笙箫，闹满街市”

“琴瑟龙笛琴弦声和”之句。

又明代《金花女》戏文有“处处弦歌景色新”之句。这些戏文都是写潮州的民间故事，其中对潮州当时风俗习惯的描写都是真实的。潮语称弹拨乐器为“琴”，称弓弦乐器为“弦”。可见至迟在明代，潮州就有弓弦乐器，而且比较普遍。在明代以前潮州就有弓弦乐器，这为产生记录弓弦乐器之二四谱，提供了可能性。

三、从上面二弦的原始音域音位指法图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二四谱为什么只有“轻三”、“重三”，而没有“轻八”“重八”的道理。因为在二弦的外弦上，用原把移指法（不是一般所说的“换把”），将中指下移一个音位去按“重六”音，这时名指按“七”，小指按“八”，即中名小指分别按fa、so、la音，已经尽头了，所以不可能有高音的Si音（重八）了。如果二四谱作为古箏谱，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没有“重八”的现象了。

四、二四谱之以“二四”定名，与潮州二弦之以二四定音，这并不是偶然巧合，而是有其必然的联系。古代乐论有谓“宫徵皆不成不可为调”。在潮州音乐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理论。在潮州丝弦乐的活五调中，除了宫调式和徵调式之外，绝少其他调式，因为在活五调的音阶中，除了“徵”（即“二”）音和“宫”（即“四”）音是稳定的空弦音之外，其余各音都加揉滑指法，都是不稳定的。所以“二四谱”之定名，与潮州二弦之定音，既合乎乐论，也切乎演奏实践，它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二四谱作为弓弦乐器谱更有根据些。当然，在没有直接证明材料的情况下，各家的说法都只是一种推测而已，希望将来有更充分和更直接的材料，使我们能真正弄清二四谱的来历。

